



The edge of the world lighthouse

世界尽头的灯塔

【法】凡尔纳【Verne,J.】◎著

朱良 王宝琼◎译



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

在**已知**与**未知**的世界中**奇异的漫游**

法国院士**利奥泰**盛说

现在科技只不过是**将凡尔纳的预言付之实践的过程**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The edge of the world lighthouse

世界尽头的灯塔

【法】凡尔纳【Verne,J.】◎
朱良 王宝琼◎



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

在**已知**与**未知**的世界中**奇异的漫游**

法国院士**利奥泰**盛说

现在科技只不过是**将凡尔纳的预言付之实践的过程**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尽头的灯塔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朱良, 王宝琼译. —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9

ISBN 978-7-5461-2224-3

I. ①世… II. ①凡… ②朱…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2871 号

世界尽头的灯塔

(法) 凡尔纳著 朱良 王宝琼译

出版人: 左克诚

责任编辑: 胡俊生 谭楚楚

选题策划: 胡俊生 梁明德

装帧设计: 起点儿

责任印制: 李 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华戈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 010-89579526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6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1-2224-3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你可以要求我讲述我的一生；但请别要求我借给你一本儒勒·凡尔纳的书！我对他的作品是那么着迷，以至于我对此都感到有些“嫉妒”。你若重读他的著作，我请求你永远也不要跟我谈起它们，甚至永远不要在我面前提儒勒·凡尔纳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提到他的名字就必须顶礼膜拜！他，如同历史长河中的那些大文学家一样，当太多作家被人转眼遗忘的时候，他却永存！

——法国著名作家 雷蒙·鲁塞尔

出版前言

2003年,当我们从资料上得知2005年3月25日是“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之时,我们决心为他做点什么。

我们的幼年伴随着他的许多读物成长的,受他的影响很深,他让我们知道除了《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中的童话世界,真实的世界里也可以开满奇异之花,只要你敢于幻想。出于对凡尔纳的热爱和他小说的了解,我们萌生了将凡尔纳一些在我国译本较为稀少的法文原版小说翻译出来的想法。

除了一些短篇小说外,凡尔纳一生中共写了60余部小说。他的作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等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科幻小说;另一类是法国各个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上均标注着“异乎寻常的旅行”(Les Voyages extraordinaires)的游记历险类小说;甚至凡尔纳还写过很少为读者所知的侦破悬疑类小说。我们的愿望,就是将他的游记历险小说和侦破悬疑小说介绍给更多读者。

这类小说尽管都是立足于现实世界,却有着丰富的人文地理、动植物、天文气象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语言生动,情节曲折动人;而且他笔下的正面人物都具有坚强的性格、优秀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有着难能可贵的正义感和克服困难的非凡勇气。总之,他的历险类小说不仅能起到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还能寓教于乐,让读者——尤其是让孩子们体会到应该做一个爱国、有责任感、乐于助人的人。

直到2003年我们决心动手翻译时,国内出版社基本上都是再版或重译凡尔纳为人熟知的作品,新译的作品很少,有些作品虽然早期有人译过,市面上却并不多见。于是怀着弥补凡尔纳历险、侦破类小说稀缺这一遗憾的心情,我们开始了对《空中村庄》、《南极的斯芬克

斯》及《利沃尼惨案》等法文原著的翻译工作。

从2003年5月收到法国寄来的原版小说开始动笔翻译,到2010年10月签定出版合同为止,其间经历了漫长的七年。这期间的事情有很多,也与其他出版社有过失败的合作经历,同时我们还应邀翻译出版了10万字的儿童读物《小蓝兔系列丛书》(5册),朱良还因为身体原因先后做了两次手术。最终我们还是完成了这几部书的翻译工作,并进行了多次译校,认真研讨、反复推敲。仅就书名的翻译,我们就做了反复的考量,并与编辑“据理力争”:

如 *Le Village aérien* 一书,有的译者将其译为《大森林》,这似乎与原文相距甚远;有的译为《飞行村》,让人看后会以为这个村庄可以在空中飞行。我们认为应该依照书的原文,即该村庄是搭建在离地几十法尺高的森林参天大树的树干间,因此将书名译为《空中村庄》。

又比如这一批尚未出版的 *Face au drapeau* 一书,有译为《迎着旗帜》的,未免有些空泛;有的译作《迎着三色旗》,但也似乎未能将这个旗帜的意义写出来。我们最终决定将它译为《面对国旗》,强调了主人公在所处的特定环境下,看到国旗后,出于爱国主义带来思想的转变。他由一个一心只想将自己发明的武器卖个最高价的普通人,转变为宁可将其毁掉也不用它帮助海盗攻击祖国军舰的高尚的人。总之,我们力图本着“信、达、雅”这一翻译原则,尽最大努力完成了所有翻译工作。当然,译稿中一定会有错误及疏漏,希望得到同行及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此外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凡尔纳的小说虽然成就非凡,深受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但也避免不了时代的局限性。他的作品有时会流露出那个年代西方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的歧视。这是我们在阅读中应该有所批判的。

回想起七年来的努力,黎明伏案、深夜伴灯的热忱,一次次出版希望的破灭带来的沮丧,不免令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我们俩都不太会用电脑,所有的文字都是写在稿纸上,每次校对都要再重新抄写一

遍,这也给黄山书社的编辑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之前也有出版社对这套书感兴趣,但看到厚厚的钢笔手抄稿就犹豫了,我们曾一度怀疑这套凝聚了我们多年心血的译稿不能面世。这次与黄山书社的合作很顺利,我们相信这是缘分,同时也希望其他几本译作能陆续与读者见面,如果能得到读者们的认可,我们一定会将这一工作继续下去。

在这套译稿中的部分作品即将面世之日,我们夫妇二人要真诚的感谢时代出版传媒麾下的黄山书社社长左克诚,及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金弋琳,还有多次帮助了我们的武汉大学出版社黄朝昉、代君明等友人。在娱乐经济主导市场的世风下,他们顶着种种压力,为了文学在国内的发展和承扬,坚持出版这套严肃的经典读物,为文化市场真正的振兴繁荣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此,我们向他们致敬。

朱良、王宝琼

写于 2011 年元旦

目 Contents 录

- 1 第一章 灯塔落成
- 15 第二章 合众国岛
- 26 第三章 三名守卫
- 41 第四章 龚格尔匪帮
- 56 第五章 双桅纵帆船“莫勒”号
- 68 第六章 在艾勒戈湾
- 82 第七章 岩洞
- 94 第八章 对“莫勒”号进行修理
- 106 第九章 瓦斯凯
- 119 第十章 帆船遇难之后
- 133 第十一章 沉船的抢掠者
- 148 第十二章 驶出海湾
- 162 第十三章 三天之中
- 182 第十四章 “桑达一菲”号护卫舰
- 195 第十五章 结局

第一章 灯塔落成

西面视线所及之处是些山丘，太阳马上就要消失在它们的后面了。此时，天气晴好。相反方向，在东面和东北面，海天相交之处，已是模糊一片的海面之上，几小朵云彩正反射着落日的最后几缕光线；在南半球 55° 的高纬度区，夕阳的余晖迅速地隐没在漫长的黄昏时刻的黑暗中。

当夕阳西下，只剩下半轮落日时，‘桑达一菲’号护卫舰上响起了一声炮响，阿根廷共和国的国旗随即从后桅帆的斜桁上徐徐升起，在微风中时而漫卷，时而舒展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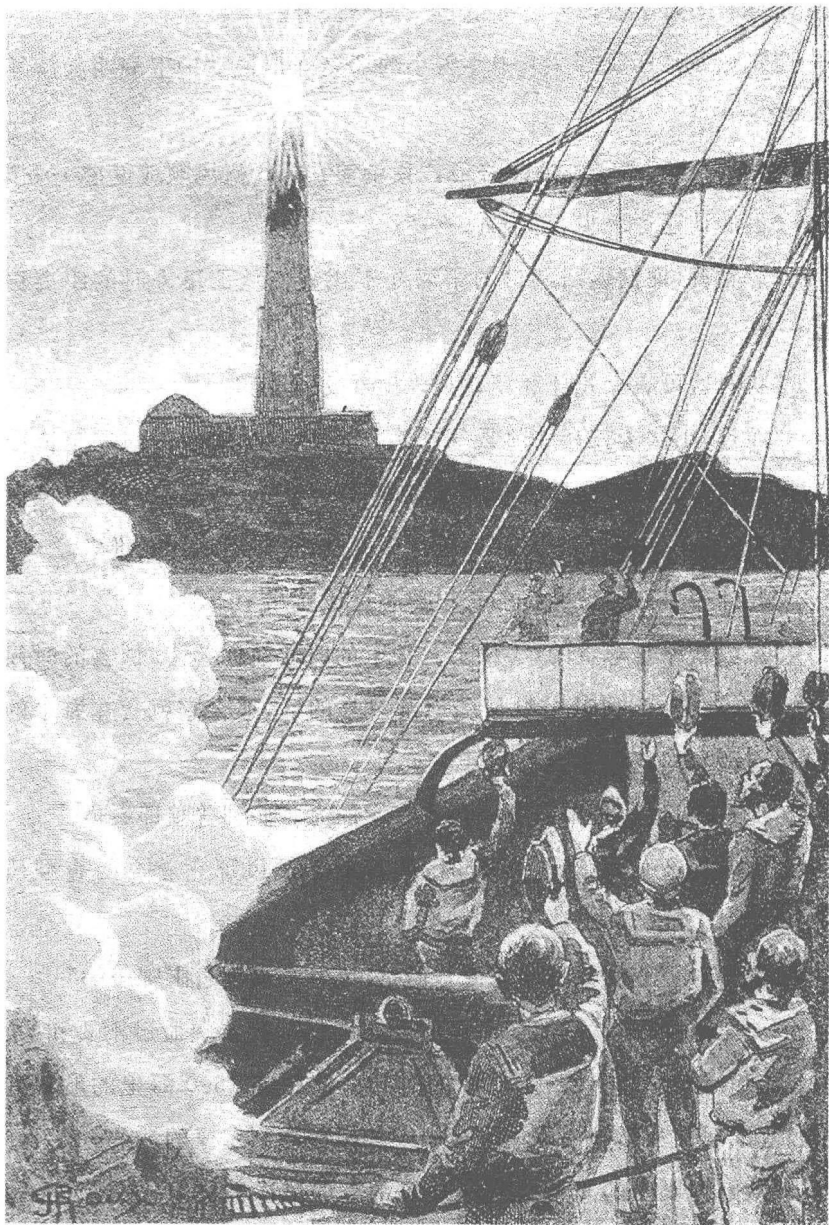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从建筑在艾勒戈湾后面有一支短枪射程那么远的灯塔顶端射出了一道强光，在强光的照射下，‘桑达一菲’号护卫舰抛了锚。站在岸上的两个守卫，聚集在沙滩上的工人们，以及聚集在船头上的全体船员都为照亮了这偏远海滨的第一缕灯光而长时间地欢呼、雀跃不已。

船上鸣放的另两声炮响与他们的欢呼声遥相呼应，在周围一带引起了巨大的回响。按照军舰的惯例，护卫舰升起了舰旗，随后，寂静重又笼罩了这个位于太平洋和大西洋水域交接之处的合众国岛。

工人们立即登上了‘桑达一菲’号护卫舰，岸上只留下了三个守卫。

一名守卫呆在值勤室他的岗位上，其他两名守卫没有马上返回他

第一章 灯塔落成



“与此同时，从灯塔之顶射出了一束强光。”

世界尽头的灯塔

们的住处，而是沿着沙滩一面散步一面交谈着。

“好吧。瓦斯凯。”两人中年龄小的那名守卫说，“护卫舰明天就要出海了……”

“是的，菲利普。”瓦斯凯答道，“我希望它能一帆风顺地返港……”

“目的港还远着呢，瓦斯凯……”

“菲利普，他们返回港口的距离并不比我们从那里来时的距离更远……”

“我对这可有点儿怀疑。”菲利普笑着反驳说。

“而且，小伙子。”瓦斯凯重又说道，“有时去时用的时间甚至比回来时用的时间还要长，除非风势稳定！……总之，当军舰上的机械设备情况良好又有全套的船帆时，航行 1500 海里并不是什么难事。”

“此外，瓦斯凯，拉斐特船长很熟悉这段航路……”

“这段航路是笔直的，小伙子。它来的时候航向是南，回去的时候他的航向将是北，风若继续从陆地刮过来的话，那么它就会在海岸的庇护下行船，它将像在河上航行一样。”

“但是，那也许是条只有一边儿有岸的海。”菲利普立即答道。

“那有什么关系，当船航行时，如若碰上顺风那它就会一直顺风顺水。”

“说得对。”菲利普赞同地说，“但是，风万一横刮过来呢……”

“要是这样，那就只能怪命运不济，菲利普，我希望命运不要和‘桑达一菲’号作对。它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能驶完 1500 海里的航程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抛锚停泊下来……如果碰巧刮东风的话……”

“从陆地刮来的风不会比从外海刮来的风次数更多，它也许会找不到避风港！”

“正像你说的，小伙子，火地岛（注：位于拉丁美洲）或巴塔哥利亚

(阿根廷)地区连一个停泊之处都没有。军舰必须往公海行驶,否则会搁浅的!”

“可说到底,瓦斯凯,据我看,有迹象表明好天气就要出现了。”

“你的看法和我的一样,菲利普。气候宜人的季节就要来到了……有三个月的好天气,这就不错了……”

“而且。”菲利普答道,“灯塔工程完工的时候恰恰赶上了好天气。”

“我知道,小伙子,我知道,工程竣工是在12月初。北方的湿海风好像是在6月初才刮的,而现在这个季节湿海风很少刮,暴风雨天气中刮的风不会比能把一艘船抛向满潮中去,能把海员身穿的油布上衣的风帽刮掉的风更大。此外,‘桑达一菲’号一旦抵达港口,风要想刮就让它刮去吧,哪怕它突如其来,掀起滔天巨浪让魔鬼高兴呢!……不要担心,我们的小岛和灯塔是不会沉没的!”

“肯定,瓦斯凯。还有等那边儿知道了我们的消息之后,当护卫舰带着接班的人回来时……”

“那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菲利普……”

“护卫舰会发现小岛仍在原来的位置上……”

“那时我们就可以登舰了。”瓦斯凯满意地搓着手回答说。他抽着烟斗,嘴里喷出了长长一口烟,那浓浓的烟雾立刻把他包裹了起来。“你瞧,小伙子,我们并没有呆在一艘被狂风随意刮过来又刮过去的军舰上,或者,即便把这个小岛看成是军舰的话,那它也是四平八稳,牢牢地固定在美州最南端的海水里,而且绝不会走锚……尽管小岛沿岸海域的情况很糟糕!对此,我并不怀疑,因为,人们对智利合恩角周边的海域的评价太差了!但这一评价很公正,尽管确切地说,我们数不清在合众国岛周围发生的海难事故有多少。那些抢劫沉船的人要是找不到更好的地方大发横财,那情况就更糟了!但所有这一切都会变

世界尽头的灯塔

的，菲利普！合众国岛和它的灯塔就立在这儿，灯塔上的灯光绝不是从四面八方刮来的风所能吹灭的！……过往的船只在测定它们的航线时都会及时地看到这座灯塔的……它们都得靠灯塔上的灯光来辨别航向。有了灯塔上的灯，即便在最为漆黑的深夜里，船只也不可能撞在圣·让角、圣·迭戈角或是弗洛斯角的岩石上！……我们俩将要掌管这座灯塔，它绝不会出问题的！”

我们应该听听瓦斯凯这番热烈的说话，但它并未让他的伙伴精神振作起来。事实上，他们在这偏远、荒凉的岛上要度过漫长的日子，菲利普大概也无法轻松面对，要知道，直到有人来接他们三个人的班的那一天为止，他们都将无法与其他人保持任何联系。

谈话结束之际，瓦斯凯补充说：

“你看，小伙子，九年以来，我几乎跑遍了新大陆和旧大陆的所有海域，从15到16岁的少年见习水手干起，到16至18岁的见习水手，水手、海军上士为止。唉，我现在快到退休的年龄了，只能当一名灯塔守卫，可这是座什么样的灯塔啊！……世界尽头的灯塔！……”

而事实上，在这个偏远的小岛尽头的这座灯塔，它距有人居住和可以居住的所有陆地是如此地遥远，它和它的名字——世界尽头的灯塔——真是名副其实！

“告诉我，菲利普。”瓦斯凯重又开口了，还一边摇晃着手心里已经熄灭的烟斗，“你几点接莫里兹的班？”

“十点。”

“好吧，我凌晨两点去接你的班，直到天亮为止。”

“那就说定了，瓦斯凯。咱们俩都一样，咱们最为明智的做法还是去睡觉吧。”

“去睡吧，菲利普，上床去睡吧！”

瓦斯凯和菲利普重又朝着灯塔就矗立于其中的小围墙走去，径直走进了宿舍并随手关上了宿舍的门。

夜很静。黑夜即将过去时，瓦斯凯把灯塔上点燃了12个小时的灯熄灭了。

通常，太平洋的洋面比较平静，特别是在沿着这片广阔的大洋所濒临的美洲及亚洲的海岸线上，风势就更加和缓一些。相反，在大西洋的洋面上，海潮波涛汹涌，其凶猛的程度一直到遥远的麦哲伦海峡附近的海域都能感觉得到。

这一天，大海在早上六点时就开始退潮了，要想利用退潮，‘桑达一菲’号护卫舰想必得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舢装船只准备出航。但启航的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所以舰长要等到晚潮时再驶离艾勒戈港湾。

‘桑达一菲’号是艘阿根廷海军的护卫舰，该舰负责监视里约普拉塔出海口直至朝向大西洋的勒麦尔海峡，吨位为200吨，马力160匹，由一位海军少校和一名大副指挥，船上有50来名水手，其中包括几名海军下士。这一时期，造船厂还造不出航速很高的军舰，如巡洋舰、鱼雷艇等舰只。所以，在螺旋桨的作用下，‘桑达一菲’号的船速超不过九海里，不过，在当时这个速度也就算可以了，此外，在海上警卫队看来，巴塔哥利亚（注：阿根廷南部地区）和菲埃吉的沿岸也只有渔船出没。

这一年，‘桑达一菲’号的任务就是参与阿根廷政府在勒麦尔海峡入口处建造这座灯塔的建筑工程。这项工程所需的人员及物资全是由该护卫舰运来的，按照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能干的工程师的设计图纸，现在这项工程终于完工了。

大约三个星期之前，“桑达一菲”号一直停泊在艾勒戈港湾深处的

世界尽头的灯塔

锚地。在卸下了足够四个月的生活必需品，确保直至换岗那一天为止，新灯塔的守卫们都不会缺任何东西之后，拉斐特舰长将把被派往合众国岛修建灯塔的工人们带回去。若不是发生了某些意外情况，延误了工程进度的话，‘桑达一菲’号早在一个月之前就该返回它的船舶登记港去了。

总而言之，在护卫舰停泊期间，呆在这个非常隐蔽，能抵御从北面、南面和西面三个方向刮来的风的港湾深处，拉斐特舰长没有丝毫可担心的事。只有碰上远离海岸的外海海面上出现大风大浪的天气时他才会有些许的不安。但春天的气候很温暖，而现在，夏初时节，他们很希望在麦哲伦海峡的海域里天气只会发生瞬间的紊乱。

当拉斐特舰长和大副里加尔从他们位于护卫舰后端，舰楼边上的船舱里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七点了。甲板即将被水兵们清洗完毕，从值勤水兵手中的水管里最后喷出的水柱从甲板的泄水孔里淌了出去。与此同时，第一下士官飞在分配工作以便到了启航时把一切全都安排妥当。虽然有些工作只应在下午干，但水兵们还是除去了船上帆具的罩，擦亮了船上的通气管，罗经柜上的铜制件和甲板窗，他们用缆绳把一条大艇以及那条用于干舰上勤务的小艇都吊在了吊艇杆上。

当太阳升起时，后桅帆的斜桁上升起了国籍旗。

45 分钟以后，前炮塔发出了四声炮响，值班水手开始值勤了。

一起吃过早餐之后，两位军官又登上了舰楼，观看着被陆风（注：晚上从陆地吹向海洋的风）吹晴了的天空，下达了送他们俩下船登岸的命令。

这天上午，舰长想最后一次仔细地检查一下灯塔及其附属建筑物、灯塔守卫的住处、储藏生活必需品和燃料的仓库，所有这些物品将最终保证灯塔的正常运转。

于是，在一位军官的陪同下，舰长下了船，踏上了岸边的沙滩，向灯塔的围墙走去。

一路上，他们一直在为将要留在合众国岛这令人沮丧的荒僻之地的三个人感到不安。

“的确很艰苦。”舰长说，“然而，应该考虑到这几位勇敢的人一直就过着的艰苦生活，尤其对大部分老海员说来更是如此。对于他们来说，在一座灯塔上值勤相对而言是一种休息。”

“这话说得没错。”里加尔答道，“可是，在一个很容易与陆地进行联络的海岸灯塔上当守卫可就是另一码事了。生活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即使见到一艘船，也是可望而不可及，在这样的一个灯塔上当守卫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我承认这一点，里加尔。所以，三个月以后要换岗；换完岗，瓦斯凯、菲利普、莫里兹就要过一段最为轻松的日子了。”

“事实上，舰长，到了那时，他们就不用再去忍受合恩角（智利）的那些可怕的冬日了……”

“的确很可怕。”舰长赞同地说，“几年以前，自从我们在火地岛海峡和德索接雄岛，从维尔京角到皮接尔角海域做过勘测以后，说到暴风雨我再也没有什么要了解了！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的守卫有了一个暴风雨刮不倒的牢固的住处。他们既不缺少食物，也不缺少煤，他们的职责就是再坚持两个月。我们留下他们在这里守卫灯塔时，他们的身体结结实实的，等我们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身体仍会结结实实的，因为，虽说天气变化无常，但至少大西洋和太平洋入口处的空气是纯净的！……此外，里加尔，问题就出在这里，那就是，当海事局为这座世界尽头的灯塔寻找守卫时，由于应聘者不乏其人，所以该局在进行筛选时觉得有些难以抉择。”